二知軒文存

三知軒文存卷二

定遠方濬頤子箴

蹇叔論

尚書以堯典始以秦誓終或曰孔子尊王黜霸曷取乎爾曰孔子不云乎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聖人固逆料代周爲秦而秦之能有天下實兆端於穆公而佐穆公者則蹇叔也重之曰一个臣此其品誼才整一時無雙上可接踵於皋夔伊周而下則俯視乎管仲趙衰孫叔敖諸子觀其告秦穆公與平日訓子之言皆有合乎王道而豈尋常霸佐所可同日

而語也哉或又曰秦爲伯益之後益在五臣之列命作朕虞佐禹治水偕稷奏庶鮮食功在生民禹開夏祚稷之裔亦肇周統以理推之則益後必昌允哉與封商之司徒比烈夫豈係乎穆公喪師悔過能用蹇叔始爲有天下之兆耶曰一代之興由於祖烈而亦必其子若孫恪守家法繼繼繩繩綿延勿替乃克肇此丕丕基主治者君佐治者臣也苟無良臣國奚以治第云祖烈彼庭堅之不祀則何也吾故曰蹇叔者王佐才也諞言截截弗及黃髮番番有容休休端在無他斷斷善乎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

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以房公擬蹇叔則秦之興也誰曰不宜

霍光論

或曰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或曰光事武帝輔漢昭三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特忠厚有餘而智慮不足或又曰忠則忠矣順則未順焉以一時利害論之雖若忠於漢室以萬世綱常論之實得罪於名教吾以爲三說皆未得其平霍光權臣也非忠臣也武帝以寵鉤弋思立其男而擇一出入禁闥甚見親信之武夫畫周

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俾行其事於是三將軍受遺詔而丞相則不得與已爲朝廷變局開專柄擅權之漸矣觀其初輔沖主政自己出因殿中有怪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欲奪之是誠何心乎雖聞斷頭之言誼郎而增其秩而光之不學此其一端也上官桀自先帝時位本在光右重以椒房之戚輒與光爭權顧以德長公主爲丁外人求封列侯不許求光祿大夫又不許長主遂怨桀與安亦慙光處之固太過也用啟燕王旦通謀上書之禍伺光出沐日奏之桑宏羊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言諸大臣則忌光者衆而光之專權自恣從

可想見已斯時光竟止晝室中不入微帝之召光危矣哉帝以大將軍爲忠臣帝之明也置酒伏兵謀洩而誅戮殆盡光斯時蓋權傾人主矣書以楊敞爲丞相相位虛一年始立書以著罪光也至於昌邑未立之先狂縱無節王吉龔遂嘗諫之光第以廣陵失道內不自安何獨於昌邑之失道乃一無所聞耶曰卽日承皇太后遺詔迎昌邑王又曰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奏太后廢之昌邑受璽才二十七日而連名奏書所陳罪狀累累信乎否乎光初不敢有此舉田延年以漢之伊尹歆動之遂拔劍相助羣臣唯大將軍令是聽先收縛其

從官二百餘人昌邑方云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語未畢而光遽持其手解脫璽組嗚呼伊尹廢太甲時斷不若此也嚴延年劾其無人臣禮可謂壯哉宣帝甫立謁廟光驂乘上若芒刺在背詔求故劍光慍之歲餘乃封許廣漢故歸政之請帝察其僞謙讓不受諸事先白大將軍然後奏御光之不臣至斯已極而宣帝能虛己斂容以下之光復恃重權以刑罰痛繩天下由是吏尙嚴酷作俑者光一人也顯之使衍毒后光知之而不忍發內女入宮厥忠奚在綜光之一生惟輕傜薄賦與民休息爲善政耳其始宿衛之日尙

小心謹愼也迨柄政既久作威作福莫可誰何視人主廢立直如兒戲以專制自任用貌似老嫗之蔡義爲丞相僅以爲不學亡術不足蔽其辜也夫亦嘗重厚歟幸也宣帝念其擁戴之功曲意優容之得保令名以終然而縱妻煽亂不能誨子以道既遠遜於秺侯乃謂其沈靜詳審不識其所審者爲何事也身歿三稔宗族誅夷霍氏之禍光自禍之也班史匹以周公阿衡而後之論古者遂並稱伊霍無不許之以忠者光豈得爲忠臣哉

張良李泌合論

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保國儲安社稷作用各別而行事相同者千古有兩人焉曰漢之留侯唐之鄴侯高祖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爭之而未能決呂后恐不知所爲或告以留侯善畫計后使呂澤劫良良難之澤彊要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因教以上所不能致者四人爲太子助上以羽翼已成竟不易太子唐肅宗時軍中謀帥屬建甯王泌密白帝以廣平冢嗣有君人量守則監國從則撫軍帝從之後復白建甯之冤以彰廣平之孝帝奉迎上皇上皇得初奏曰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

蓋亦從泌所請也德宗欲廢太子立舒王泌反覆陳說流涕力爭太子得以無恙或曰長源護持兩朝東宮又能勸肅宗盡孝可謂忠矣若子房自揣不能進諫而第舉四皓以充其選非長源之匹也曰良為太子少傅泌拜廣平王行軍司馬皆有師保之責良薦人以自代與泌造鄴以陳辭其忠一也良輔一主泌事四君烏得以時之久暫而判其優劣歟且兩人者皆謀臣也一則習太公兵法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一則謂王者之師當務萬全不出二年可以無寇上避鋒䖍疲之策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權術韜略固兩不相下

也所異者良舉黥布彭越韓信以破楚借箸以明酈生立六國之非計從劉敬說爲上決疑定都關中良之所言漢高無不見聽而泌則崔圓李輔國疾之畏禍作嵩山之隱元載惡之使出爲判官常衮忌之授澧朗團練使徙杭州刺史出入禁中數爲權倖所抵排傾軋與良之出處稍有不同耳然其人皆工道引好神仙良欲學道辟穀而呂后德良迺彊之食泌初無妻不食肉而代宗則彊詔食肉爲娶李暐甥遭際抑何相似耶或又曰圯橋進履黃石授書當時無有斥其妄者而獻龍形松樛隱背於帝四方爭效之持黃老鬼神說故爲

人所譏切直終賢於泌也曰泌以智免不得不爾即子房之願從赤松子遊夫亦豈不辨虛僞眞棄人間事者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揆諸明哲保身之義帝師與山人度量符合後先媲美正不得竟爲軒輊也而世顧皆以神仙目之烏足知留侯鄴侯兩人之用心也哉

陳蕃論

嗟乎忠清直亮如陳仲舉所與共事翦除閹宦者乃一貪功鹵莽之竇游平嫉惡太嚴機事不密遂致八十衰翁坐收北寺黨禍復作漢祚亦傾仲舉之謀拙智疏後人皆議之胡氏

指其八失詳且盡已而吾則謂仲舉之倚大將軍爲心膂猶豫寡斷受制於刑人腐夫卽自其爲孺子時庭宇蕪穢決之夫安有一室不治而能望其埽除天下哉薛勤知其有清世志志則尙已其如才之不足何初爲別駕從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辟舉方正不就李膺刺青州屬城聞風遠引仲舉獨以淸績留正趙宣宿冢生子之皋殺梁冀遣書請託之使以是左遷爲令旋拜尙書又以疏駮舉孝廉茂才忤左右出爲太守以性方峻士民亦畏其高迨徵爲尙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以上書救李雲免歸田里重拜議郎遷光祿

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上疏諫帝頗納其言車駕幸廣城校獵又上疏諫不納借黃琬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埶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爲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代楊秉爲太尉固讓不聽以宦官與瓆瑨超浮爲難獨上疏得奏愈厲帝怒李膺等以黨事下獄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遂策免之跡其一生五蹶五起至於垂暮之年竇后臨朝宦官宮妾用事夫既知力辭高陽侯之封守孔子在得之戒胡弗託病去官全身遠禍自以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志必可申上疏不納則宜挂冠以去矣顧貿貿然謀之於游平欲

為一綱打盡之計太后明日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矧管霸蘇康已死曹節王甫當徐徐圖之或者能除大害不虞太白之變上天垂象鄭颯入獄乃不即誅辭連節甫奏書為朱瑀盜發先有歃血之盟脅帝而出矯詔誅凶斯時猶將官屬諸生拔刃突入承明門大臣固當若是耶游平武夫不足責所可悲者以仲舉之忠於王室而無謀不智喪於中常侍之手雖曰運會使然終自貽伊戚天為之而實人為之也若郭泰申屠蟠陳寔輩可謂善處濁世也巳

陳寔論

潛頤兒時先大父命讀史告之曰陳太邱弔張讓父之喪而免於黨禍且全活者甚衆以德感人故不可及小子識之迄今四十餘年每一念及依依如前日事暇輒取文範先生傳再讀之異乎黃氏勉齋獨以爲疑而曰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孰是說也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抑將以爲非是矣夫先生出於卑微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鄧令君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揚吏疑其殺人致陷囹圄在他人處此鮮有不圖報復者乃事既

昭雩密託許令禮召揚吏不仇之而反德之太守高倫受侯覽之託教署為文學掾先生知非其人懷檄請見以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署鄉里怪詫先生默無一言迨太守徵為尚書始向衆人白之而謂其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即此二端士大夫往往難之而矧其為督郵亭長耶先生長太邱時以清靜安百姓以訓導遣流亡以直訟免拘繫以賦斂違法解印綬宜乎太邱之民思之不置也黨禍起人多逃避先生獨夷然就獄卒遇赦得免於難先生之折節再喪非為一身謀以保全一郡之名士也而黃氏顧少之烏得為

定論哉至於平心率物化盜息爭望重鄉閭名聞朝亡一楊太尉陳司徒皆以先生未登大位愧於先之而何將軍袁司徒則欲特表以不次之位而先生顧謝絕人世閉門懸車以老壽終於家先生之德厚而遇未豐而天之報之者固不爽也所以二難並稱三君交譽璽書疊賁蒲雁成羣天下遂以爲公懋卿卿懋長而要皆本於先生之據德安仁行成道訓乃克有以致此也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予老矣猶將奉先生以爲矩矱而弗敢忘吾祖之教

許劭論

子將與邑人李逵初善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靖不睦當其爲功曹時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時議以此少之曹操微時卑辭厚禮求爲己目鄙其人不肯對操乃伺隙脅之不得已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操喜而去吾家正學公以爲子將畏劫陽爲好言以悅之耳操之權詐巧譎何以爲能臣於治世哉及讀范史則曰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傳聞異辭無足深辨吾獨取其不候陳寔不弔陳蕃妻喪矯矯然不徇流俗而太邱道廣仲舉性峻之評其所裁量至爲精覈實超出乎尋常萬萬也安得驅車至二龍鄉月旦里

一訪平輿之淵而追逐高蹤流連而歌詠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飭行袁紹以公族豪俠自濮陽令歸將入郡以單車至其家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然則子將之方正敦樸見重於鄉里已非一日乃辭徵不就避地淮海復擅知人之識謂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眞正因而去之由徐投揚州曲阿與劉正禮相洽厥後陶果捕諸寓士而子將偕正禮避孫策南奔豫章以卒年才四十有六若子將者臧否人倫而又能潔身免害處小人道長王室將亂之時飄然遠引弗爲名利所牽縛亦足多矣瑕不掩瑜君子固當節

取之以爲天下勸也

李廣程不識論

凡事有常法而兵無常法蓋所謂運用之妙在乎一心也不然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吏治軍簿凡爲將者類皆能之而世顧曰節制之師方足取勝夫豈知邊塞沙漠之地利於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也且四無烟煙去斥候遠不擊刀斗奚害幕府省文章可省則省之試問軍不得自便與人人自便者孰得孰失乎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史

曰李廣程不識爲邊郡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
不識後之論者以程爲優以李爲劣吾不敢入云亦云也不
識附廣傳以傳戰績無可考第言其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
爲人廉謹於文法而廣則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觀其
爲上谷太守時以習射射鵰者以百騎故留使虜疑爲大軍
之誘不我擊又以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虜兵終弗敢擊以
爲有伏軍夜半引去少勝多智敵勇抑何神歟迨出雁門擊
匈奴失利單于令生致之廣乃陽死騰上胡兒馬取兒弓射
殺追騎得脫下吏當斬贖爲庶人射獵南山遭霸陵醉尉之

呵廣心嗛之復奉召守右北平軍中斬霸陵尉上書請辠帝恕之以飛將軍而度量褊狹乃爾與當日隴西誘殺詐降同一殘暴廣之不得侯匪唯數奇所恨者在此王朔之言洵不誣也定襄之役軍獨無功厥後北平之戰一則曰圍陣外鄉再則曰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謂廣遜於不識豈其然乎身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輒分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且吶口少言寬緩不苛士樂爲用以云名將孰有能過之者迨其既老固宜斂鋒韜芒角巾歸第已顧昧於進退數自請行大將軍陰受上

指復故厄之致以失道後大將軍爲刀筆吏所辱引刀自剄知與不知聞之皆爲涕下然則廣之不能令終與子若孫或死於仇或死於吏爲將者往往不免烏能專以咎廣哉予特取其善於用兵不拘常法而斷之曰長樂衞尉優於未央衞尉煩擾者斷不如簡易之能得士心也

龐統論

臥龍鳳雛龐山民並稱之而德操又推士元爲南州冠冕其才初不在武侯下先主乃兩得之雖三分之謀定於隆中一對而陳取成都三計者則士元也後漢開基厥功甚偉僅用

中計遂成帝業當置酒作樂大會之時先主樂之而士元弗以爲歡𨵿怒令出尋悔而請還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問阿誰爲失乃以君臣俱失對是士元不唯有才度量亦復卓越過人寵辱弗形於色洵足以當大任也脫令不死則與武侯夾輔先主紓籌畫策滅魏平吳混一區宇重扶炎祚再慶中興將見絕塵而奔大展驥足一時駑馬駑牛皆瞠乎後已胡雒縣之圍率眾攻城卒中流矢年甫三十有六而天竟奪其算耶夫武侯爲大儒爲王佐人盡知之而抑思士元之稱述過才欲以興風俗長道業期於拔十得五猶得其半可以

崇邁世教獨非有儒者氣象乎即其謀襲劉璋兵由詭道不能不內疚於心直斥之曰非仁者之兵夫固知兼弱攻昧爲一時權宜之計而思有以匡救之也然則武侯靖侯志同道合相得益彰伊呂蕭曹難分伯仲烏得以成敗論之耶夫山民能品隲龍鳳而德操歎爲知人武侯每至其家拜於牀下顧所賞者乃樸鈍之從子亦可知士之尚德也已

王導謝安論

典午中興相業共推王謝人謂茂宏優於安石吾則謂安石勝於茂宏也夫茂宏當播遷之後輔相四世安石嘗粗安之

時歷仕三朝一則以淸靜爲務而上佐中興朝野有仲父之號一則以和靖鎮俗而與同憂樂東山繫蒼生之思彼放情邱壑高卧不出較之推奉瑯邪契如友執者其出處已自判然已王與馬共天下民謠吁可畏也處仲初與茂宏同心翼戴厥後以有功驕恣元帝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損抑王氏而茂宏但知任眞推分自保其身彬能勃然數兄茂宏則未聞有一言以匡正之故處仲之叛議者謂茂宏不能無辠至儗之趙盾郭解豈苛論歟伯仁力救茂宏始而直入不顧繼而呼之又不與言且顧左右曰殺諸賊奴取金印繫肘

蓋機事不得不密也何茂宏見不及此而乃甚恨之不答處仲之問伯仁由此而死茂宏不惟負友抑亦負君矣厥後雖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而大義滅親孰愈於先事折其亂萌也耶桓征西請安石爲司馬待之不以常客禮新亭之役大陳兵衛將移晉室欲於坐害安石及王坦之坦之流汗沾衣倒持手板而安石則神色不變從容就席笑語移日溫之氣沮竟不敢逞其德度才器足以攘龍馴虎夫豈簡素寡欲者所能相械哉蘇峻之亂茂宏敎侍中褚翜抱帝御正殿已自登御牀衞帝峻兵不敢上呵之者止翜耳峻以茂宏有德望

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迨溫嶠陶侃勤王師至元凶授首茂宏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茂宏有慙色向使嶠侃不來不幾爲長樂老乎苻秦之寇都下震恐而安石乃圍棋賭墅口不言兵桓沖遣師入援則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致沖譏其有廟堂之量不嫻將略豈知淝水之捷安石早操勝算於胸中所以處置優游靜而不擾屐齒之折誠出於自然也史稱其矯情鎮物誤矣以視王司徒攜子狂奔白石優乎劣乎蓋安石濟變之才知人之識實在茂宏上而史則曰文雅過之登台輔者甯第以碎金爲重耶獨是

朞功不廢緦竹肴饌屢費百金衣冠從而效尤實爲太傅盛德之累則又不若殿廷之側清風拂人也

陶侃溫嶠論

有有功於王室而臣節未盡者亦有盡瘁於國家而內行未完者陶士行可以爲勳臣不可以爲忠臣溫太眞可以爲令子不可以爲孝子梅尙書謂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世論溫太眞是過江第一流之高者其然豈其然乎士行有賢母封鮓遺書戒其勿取官物而又截髮留賓剉薦飼馬致范逵有非此母不生此子之歎實由母教得以功

名顯而飲酒必有定限佐吏勸更少進因悽然言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能踰母憂去職遂來鶴弔時人異之而太眞少以孝弟稱於邦族顧爲越石奉表勸進慷慨請行其母崔氏固止之乃絕裾而去母亡以亂阻弗獲歸葬雖固讓不拜苦請北歸朝廷援三司八座之議阻之竟晏然受命則以孝論溫不如陶也太眞一生大節在討蘇峻士行恨己不預顧命辭以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固請之推爲盟主始遣督護龔登尋復追迴太眞重與士行書反覆痛切言之時峻殺其子瞻妻龔氏亦固勸自行由是激厲會軍於石頭書曰溫

嶠以陶侃入討峻見侃本無赴難之心也且都督八州富於天府史稱其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而斷之曰人無求備則以忠諭陶不如溫也夫觀人必於其大而善善則從其長士行以孤貧起家官不過督鄱王簿而萬嗣許其終當有令名張夔察爲孝廉楊晫勉以貞固幹事而決其非凡器黄慶謂此子必當遠到果以軍功封侯與郡備厲揚之選錫龍驤之名破賊涔口力保荆州會王貢矯命張奕詭說爲賊所敗因之免官白衣領職佐史詣王敦爲說辭奏復侃官有長沙之捷敦忌其功留而不遣左轉廣州左手

之斷亦危甚矣李周訪援之得免於難破杜弢執劉沈走溫邵晉封柴桑進號征南遷覽惜陰聰敏勤職投牧豬之戲鞭賊稻之人木屑竹頭綜理無所不至旋江陵後復降五谿之夷討杜默之畔凡故人子皆授以官微時所荷一餐咸有以報安石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若太眞之聰敏有識量初不在士行下而博學能屬文則更過之初爲都官從事卽舉表庾敳聚斂京都振肅嗣以參軍爲中郎太守加建威將軍討石勒著戰功爲謀主越石欲立功河朔使之延譽江南遂爲驃騎長史遷中庶子與東宮爲布

衣交規諷獻箴止西池之費劾執辟之諫明帝即位拜侍中
預機密大謀掌詔命文翰俄轉中書令倚爲棟梁之任王敦
忌之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諫而弗納知其終不悟謬
爲設撤譽錢鳳以結好之覬丹陽尹缺故謂鳳可用鳳亦推
嶠僞辭不從輒僞醉以侮鳳使敦不疑而鳳謀不行乃得還
都發敦逆謀先爲之備噫亦狡矣顧上疏爲王敦綱紀參佐
除名禁錮乞恩宥免誠愛才也奏軍國要務七事多納之旋
膺顧命持節江州爲上流形援出鎮武昌甚有惠政儀開府
儀同之命以殄寇爲先義軍屢戰失利軍食且盡士行怒欲

西歸而太眞侃侃而談責以大義謂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
沮沮衆敗事義旂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太眞
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
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於是乎有石頭之捷微太眞
則晉祚幾絕矣朝議將留輔政而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
而實則太眞之忠不唯高於士行抑且百倍於茂宏也惜乎
牛渚然犀惡夢示讖年甫四十有二遽爾崩折未竟其用轉
不及士行之以老壽告終於樊谿嗚呼天道倘可知乎迄今
合兩傳讀之輒縷述其功烈行誼以諗來者俾知忠孝之不

能兼全而非故爲苛論也

王猛論

貨畚兒有何異人處而見賞於嵩山父老意其瓌姿偉骨相固自不凡此老殆亦圯上黃石之流預決景略當貴因延之入山度必有所授如黃石之與子房素書者乃史第言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見桓溫後則曰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教之留此勿南所云師者其殆嵩山父老耶景略即是三秦豪傑觀其捫蝨而談旁若無人桓溫竟不能識此溫之所以爲溫也而呂婆樓識之李威又識之苻文王

一見即自謂如劉元德之遇諸葛孔明後又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景略之才雖不及武侯而與夷吾則堪匹伍文玉之待景略又豈在先主齊桓下耶初以中書侍郎轉爲始平令鞭殺一吏百姓訟之下獄詰問何酷以窮殘禁暴對竟赦之大用一歲五遷權傾內外有譖毀者輒罷黜勿貸洵可謂知人善任哉以討慕容暐功晉爵郡侯固辭不受留鎮冀州聽於六州之內便宜從事簡召英儁以補關東守宰居數月又上疏乞待罪一州堅不許俄入爲丞相兼五官表讓久之不許厥後復授司徒再上疏辭不從凡軍國

內外萬幾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於是兵彊國富垂及昇平更有若文王得太公之譽欲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君臣一德若此之隆三代以下豈易覯耶惟勸除慕容垂父子議者以爲如范增之勸項籍殺季同一忌心夫景略既忠於秦不得不爾此固人臣之分也特行賂以離間之至爲市井之行是景略一生短處不能曲爲之諱也若以愆期將斬徐成激怒鄧羌勒兵相向乃佯言曰吾試將軍耳論者謂能容短收長此亦景略之過用詐用譎武鄉侯斷不屑爲也至於陽平公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而高泰

責以大義景略引爲己過斯得大臣之體矣臨終盡言願勿圖晉蓋景略初志原欲輔晉以成一統之業無如桓溫不足與謀重以其師戒之勿出遂甘爲苻郎奔走耳吾烏得不爲貸眷兒惜之

房元齡杜如晦論

史稱房謀杜斷而所謂謀與斷不一書善乎柳芳曰持眾美效之君此其成令名者也以相業論文昭公壽七十一而成公年才四十六文昭疾篤時尚有諫高麗一疏而成公則迄無一言似乎杜不如房已然觀秦王患府屬外遷元齡曰去

者雖多不足者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
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其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
留莫府從征伐是杜爲房所舉也房傳曰居府出入十年軍
符府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稿杜傳曰常參帷幄
機密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其才之莫測所涯蓋皆自其未
爲相時言之太宗即位第功班賞房杜咸居第一　淮安王以
爲刀筆吏頗輕之而太宗謂其有定社稷功比之蕭何因勉
以廣耳目訪賢才聞其閱牒訟日數百以爲非是乃敕細務
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於是共筦朝政引賢下不肖咸得職

當時浩然歸重蕭瑀有朋黨不忠之譖則貶爲商州刺史陳師合上拔士論以諷謂其離間君臣則斥嶺表夫唯太宗推誠以任捨短取長不爲浮言所惑故二人得以同心徇國手定臺閣規模閱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古所謂一个臣固已難之矧有其二耶成公在位未久恩禮始終如一身後詔虞世南勒文於碑他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賜元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然淚以世傳黃銀爲鬼神所畏更取帶遣元齡送其家而如晦忽入夢爲元齡言之敕以所御饌往祭其明年遣尚宮

勞問妻子國府官佐亦不之罷而文昭則嘗以微譴遷第史不言其事褚黃門上疏諫遽召於家並幸其第載之還宮嗣聞其稱李尚書好鬚遽改爲太子詹事守京師日有男子上急變告元齡驛遣追帝帝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晚節多病聽卧治謁輿入殿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少損卽喜見於色疾甚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嗚呼太宗之待大臣可謂至優極渥也已獨是文昭治家有法度常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以教諸子而次子遺愛尚主以反伏誅長子遺直貶銅陵尉詔停配享而成公之裔孫三世貴

顯皆蹐宰輔則房又不如杜也

汲黯魏徵合論

長孺之戇文貞之直皆足以千古然所遇之主不同武帝貌爲敬禮而弗能大其用太宗虛中容納而務使盡其言是以爲九卿迫守淮揚盡四十年知其爲社稷之臣而屏諸遠方建元之治故不逮文景也由諫官進秩太師凡二百餘奏躬膺夫耳目之任而引至卧內貞觀之治故上媲成康也長孺學黃老言好淸靜責大指而不細苛卧治東海願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爲人性倨少禮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

觀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一語直斥君非堯舜上爲之怒變色罷朝入皆數之乃云不敢愛身以辱朝廷嗚呼可謂戇已武帝且嚴憚之不冠不見質責張湯於上前憤罵以爲刀筆吏不可任公卿方征匈奴乃以和親爲言方鄉儒術乃常毀儒面觸公孫宏等謂其懷詐飾智而上愈益貴宏湯而不說黯幾欲誅之以事亦危矣哉宏疾之請徙爲右內史思有以中傷之而數歲官事不廢獨大將軍青能重揖客而問以朝廷所疑大將軍固賢於宏湯也淮南謀反且憚其直諫難始列九卿宏湯尙爲小吏後與同列尊用過之褊心不能無少

望致有積薪之喻遂罷之而陰以爲有學夫有學胡不置諸
左右耶匈奴來降縣官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欲
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上默然
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閒言之竟弗許後數
月遂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以民多盜鑄錢起於家俾治楚
地之郊伏謝不受印綬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彊使之往勉
李息言息畏湯不敢言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而釐令
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武帝之始終不能用黯誠
不如太宗矣文貞通貫書術優於長孺逆鱗時批底蘊靡隱

其最著者爲十思十漸二疏而殷殷然以稷禼自許以堯舜望君故人言其舉動疏慢而太宗則但見其嫵媚也先是罷朝震怒欲殺此田舍翁以長孫后主明臣直之賀幡然而悟於是乎有三鑑之保書笏之命文貞得以規過失貢訏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謂直哉而論者猶以爲才智之士而非賢臣謂其不足與古諫臣比君臣皆有爭名之心身後仆碑停婚形迹顯然且譏其曾爲李密官爲竇建德官再爲隱太子官終乃爲太宗官比諸女之四醮夫以出處論文貞之不得爲貞吾亦無異議也然僅目爲才智而不許爲賢臣持論

無乃太苛歟曰徵詐太宗太宗亦詐徵若太宗與徵之詐千古能有幾人耶試觀遼東之役軍還復悵然念之卽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則又何說要之太宗之明武帝遜焉而長孺之戇文貞伍焉長孺不能得主文貞幸遇英君遭際各殊而諫諍則一焉若二人者後世言官皆當取以爲法未可有所軒輊於其間也蓋賢臣雖下純臣一等而其忠言讜論卓然可傳亦烏能磨滅也哉

郭子儀李晟論

有唐一代才兼將相再造王室者汾陽而外唯西平差堪比

烈汾陽之忠精誠確西平之謇諤嚴重大略相同而遭際亦頗相似飾終之典皆贈太師皆謚忠武皆配饗廟廷汾陽有八子七壻西平有十五子唯汾陽壽八十五西平則壽止六十七汾陽始終掌兵柄西平則閒居七年爲少異耳閒嘗合兩傳以參觀之一則長七尺二寸以武舉起家一則身長六尺世以武力仕一則統朔方軍平安史之禍而始爲魚朝恩所譖召還繼爲程元振所讒罷帥而卒以有社稷功開帝之悟哀上詔敕動帝之悔一則領神策兵討朱滔王武俊朱泚之叛而甫爲張孝忠牽制不進又爲李懷光沮撓無功而卒

以質子遺帶奮渭北之師卑詞厚幣收孟段之助一則勞於灞上迎於長樂驛待於望春樓圖於凌煙閣兩京蕩平乘輿西返而又有僕固懷恩之亂吐蕃回紇之擾單騎免胄誓好如初一則斷賊之首尾縱賊之間諜披賊之心腹殲賊之死黨克殄大憝廟朝安復而又有息壤袍帶之寵結贊隴岐之掠設伏汧陽所謀弗遂其忠貫日月功在廟廊夫固後先媲美也或曰宜祿之職史抗等不用命而敗渾瑊引為己辠而汾陽赦之方能轉敗為勝獨殺張曇逐高郢僚佐多以病求去後雖悔悟終不免為盛德累以視渭橋孤軍恐二盜合軌

傾致其誠者西平善用權術汾陽烏能及之或又曰西平前表陳張延賞過惡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因騰謗於朝西平聞之晝夜泣目爲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爲僧不許入朝稱疾辭方鎭亦不許上命韓滉與之釋怨因表薦延賞爲相請婚不許且密言晟不可以持兵帝臧而從之較諸汾陽不信元載之密告而牽家僮數人往以所聞告朝恩流涕推爲長者盧杞貌醜則屏侍妾見之西平何能與汾陽相抗哉曰汾陽事上以誠御下以恕西平嚴於治軍疾惡朋黨其性情似微有不同要之秉義挺忠恪守臣節豐功偉績輝映旂

常李郭並稱洵爲定論又奚容指摘一二端以强分優劣也
耶

韓滉裴度論

論者謂韓太沖晚節苛慘疑其飾情希進旣得志則强肆蓋
自其性又謂裴中立昧於辭受之義晚節頗浮沈爲自安計
人多譏之此皆不能曲爲兩公諱者然而太沖以宰相子居
重位衣裘茵袵十年一易署不執扇居處陋薄能節儉以承
先德且又工書善畫自晦不傳於人中立以進士起家退然
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暮年優游綠野把酒論文不

問人問事其品詣相似而不同夫固超乎流俗也以勳業較之太沖官京朝則彊直明吏事籌最詳緻判度支嚴於檢制痛根以法而儲積豐實出爲方鎭則能綏輯百姓均租調訓士卒分兵破城漕路無梗東南完靖築石頭五城毀佛祠修塢壁造樓艦以壯舟師增營壘以資教習金繒相餉糧帛相濟運米之船置弩以捍剽謂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自舉一囊將佐爭負江淮轉運獻羨錢至五百餘萬緡劉元佐不朝帝密詔使諷之因結爲兄弟入拜其母一言而元佐泣悟爲之辦裝犒軍薦其可任邊事上成城置兵守禦涼鄯洮

渭之策自請以本道財賦饋軍給三年費爲規復河隴計事雖不行所謀亦至忠已若中立則初爲御史即論權變梗切嗣以高選出使布揚天子德澤得魏人歡延英進言兒裴寰之罪行營還奏決李光顔之有功元衡被刺幾瀕於危冒鍾不死議者欲罷之以安二鎮帝獨倚之破賊宰相逢吉涯言宜休師則請身督戰俯伏流涕誓不與賊皆存遂拜淮西之命荷御帶之賜領神策之兵招討涺夫疑閒中官罷夫統監俾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遂有縣瓠之擒生擒元惡平定申光又獻策以誅怙彊之吳師道極諫以禁橫暴之中官

辨同德同惡君子小人之各以類聚朱克融王廷湊之亂賴其移書開說皆願罷兵劉承偕劉慢之釁請以投諸荒裔卒安反側東都之幸大臣切諫不納獨從容一言帝爲止行且也塞亳州妖水窮范陽賊謀縱弛晏朝上疏嘉納誅奸定策迎立江王衆爲宰相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中立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威望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配享德宗廟廷天下思其風烈韓愈於裴有斷然者況乎深文鉤刻入皆怨咨恐有錮貸田損不問奏瑞鹽則近於虛誣徙太常則因其掊克以糟治而

人言窺望以觖倨而衆怨沸騰微李長源則幾蹶矣元琇畏其剛愎畫江爲界遂銜之劾之致貶雷州袁高抗疏申救竟寢不報爲相臣者乃可若是耶太沖之失顯然著於史冊而中立則因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幸倖得宰相三上書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纖人始得乘鎛卒爲异鎛所搆出之元稹結宦官求執政憚其復當國居中持梗即上書暴稹過惡帝不得已罷稹近職旋復相之於是中立有東都留守之命罷兵柄幸中人自幽鎮還言其在朝而河忠懷彊畏今居東人人失望乃復詔朝京師交口請相然而權佞側目再閱

月卽尊平章事又以韋處厚疏復其職緋衣小兒之謡因其不召而來故爲傾陷幸天子聖明重使輔政文宗之世數引疾不任機重其時閹豎擅威搢紳道喪故不復有經濟意顧大臣自洛來必問安否諭以爲朕卧護北門曲江之宴不赴且賜詩旌寵恩遇之隆可謂至巳然則文忠之賢過乎忠肅而山南之望詎及河東烏得以戟門弗拓櫪馬終乘遂疑乎橋莊之沼石林叢凉臺燠館有損盛德也哉

李德裕論

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天子之言乃如此邪正忠讒雜

然並進是非顛倒傾軋成風遂使黜陟之權可以操之自下嗚呼伊誰執其咎耶牛李結憾垂四十年黨牛者未必盡非黨李者抑豈盡是庸闇之主不能判別君子小人而所謂君子則自以爲君子所謂小人則亦自以爲君子於是乎君子有君子之過小人有小人之過君子攻小人之過而小人退小人攻君子之過而君子退小人之退小人自取之君子之退又何嘗非君子自取之哉文饒相業卓乎可傳而其失在爲父修怨當日僧孺宗閔對策譏切其父直言賈禍坐是不調且辠及舉主吉甫之量固已不宏而文饒一旦柄政弗思

幹父之蠱而唯以報復私讎為事才有餘而度不足宜乎屢
起屢蹶投荒萬里歸骨朱崖也觀其初入翰林即請嚴中外
交通之禁天性孤峭鬱悒遂起觀察浙西多善政奏罷非常
之貢上丹扆六箴明直婉切太和中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
材堪宰相駸駸將大用矣乃直吉甫秉政得君出之滑州俄
而徙蜀建樓築城完殘奮怯訓練子弟轉移風化蜀以大治
於是悉怛謀以維州降俘獨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
以示信論者或以牛為是或以李為是是牛者終非也無何
入中書封贊皇伯杜悰方為釋怨楊虞卿則離間之重以訓

注交搆於中用而旋罷因有興元之命願留闕下宗閔沮之更徙鎭海重以璠漢之僭迭遭貶斥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重起爲浙西觀察量移淮南尋以府錢與僧孺爲難姚合魏謩劾其挾私自請待罪詔釋之武宗內召同平章事嚴邪正之辨進松柏之譬不可以術馭下唯當推誠任人深得大臣之體顧帝欲殺楊嗣復李珏則力爲營救之欲相白居易則反排擠之而薦敏中以爲有器識公乎否乎至若平回鶻之亂棄安西之地謂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鎭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他宰相亦婞婞趨和獨慷慨言之請以死

塞責會劉稹未下楊弁又踞太原議者更欲罷兵堅持不可趣諸道起軍呂義忠斬弁而郭誼亦持稹首降由是三鎮皆不敢萌異志非文饒剔除三弊決策制勝烏能集此大勳哉辭趙就衛其膺懋賞也誰曰不宜然而朋黨之論上溯唐虞三代下逮兩漢援古證今指陳痛切已令小人難堪又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吁亦過已宣宗卽位謂左右曰太尉每顧我毛髮爲森豎曩曾以熒惑丙去位茲乃忘之耶一朝失勢而譽爲有器識之白敏中亦攻之不遺餘力吾不知其平日居起草

院精思亭胡爲䕺䕺一至於斯也嗚呼若文饒者學問經濟邁羣軼倫而乃恃明辨之才乏容人之量不克終其相業焉悲夫

韋皋論

蜀道難以斥嚴武蜀道易以美韋皋皋治蜀二十一年史稱其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又善拊士厚資昏嫁死喪者稱是蜀人德之拜其遺象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鑱其文尊諱之以云易也洵乎易矣

然而其僚屬官顯不使還朝即署蜀州刺史自以侈橫務蓋藏之故劉闢階其屬卒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有定泰之謗幸爲素所禮之陸暢上言定泰爲匠名而議甫息始皋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斷之曰有陰惡惡則誠不能兇矧所謂易又出於感恩者之口耶顧皋一生大節不在治蜀之日而在治蜀之前當其署鳳翔判官以殿中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也牛雲光謀請爲帥將劫以臣泚謀洩出奔適泚奴至與雲光言謀以兵俱皋則僞受泚詔並讓雲光胡去請釋甲以安衆雲光以皋諸生亡能爲從其請明日則置

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他奴拜鳳翔節度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遂授之隴州以寵其功斯時忠貞自矢不附僭叛之徒權變機警定難倉卒易如反掌夫亦何可多得哉移節西川時雲南蠻附吐蕃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招徠之請兩封苴那時爲星王爵以化悖戾因而欵邊內屬絕吐蕃盟瀘水之役濟師東蠻臺登大捷斬馘無算嗣復有琵琶川之捷鹽州之勛於是八國來朝復通南詔凡擾邊者輒破卻之降九節度籠官大將昆明蠻又內附贊普北掠奉詔深入撓虜而三奇石門維

州黃崖故松州戍溪黎巂平夷偏松城大度河西瀘十一路之師分道並進以八月悉出擊十一月大破之轉戰于里生翁莽熱獻諸朝嗚呼厥功偉已至其表請太子監國且上牋太子暴叔文伾之姦而荊南河東表亦繼至議者謂以朝廷制方國則順以方國制朝廷則逆故書名而不書官若在內之臣子者然所以為唐諱也顧正議遠伸奠安宗社首為諸鎮之倡有功於王室者不小而反以為逆豈方國遂無庸預聞朝廷事歟所可惜者攘奪表請以陸贄自代而茲乃任用劉闢一妄書生前後如出兩人焉功高望重智識日昏京師之

使私請盡領劍南屬叔文之怒始激而上監國之議則暮年侈橫幸而保全終累盛德吾不能爲城武諱也

寇準論

張乖厓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教以霍光傳不可不讀夫萊公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即登進士未嘗不學也太宗以大旱延近臣問時政得失咸以數對獨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徵蓋刑有所不平也此爲萊公讀書之明徵生平大節奇功在勸立儲在請幸澶淵使胸中無學

間烏能有知予莫若父之言且烏能力排衆議對帝曰機不可失留居城上飲博歡謔以安衆心晝百年無事之策欲其稱臣獻地不則擊之使隻輪不返顧以有幸兵自重之譖不得已而和局遂成然猶堅持所許歲幣不得過三十萬嗚呼景德君臣豈靖康時所能企及耶奈何自矜其功致招孤注之謗要之承制專決南北弭兵其功固不可沒也萊公之失在富貴豪侈好剛使氣而又昧於知人闇於出處觀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戇直太過不能有容數短王旦於帝而旦專稱之旦以爲忠直中書違詔格輒以上聞旦被責密院違詔

格則旦令迭遷能無懟乎託求使相陽拒之而陰薦之能無愧歎乎素不信天書而反上之復得入相丁謂之奸顧出門下拂鬚詼嘲因而反噬密謀監國被酒漏言都知反側參政搆釁罷相三黜遠竄炎荒豈非忠有餘而識不足歟然而北門鎖鑰重望猶存道州賓客言笑自若彌留拜闕弗含通天之犀靈感建祠請驗回枯之竹偉哉相公名垂青史正不獨錫囊劍至神色不驚依然廟廊風度而惜乎居停主人之默無一言也

李綱趙鼎論

史稱宋使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而論者謂忠定純乎純者也忠簡則大純而小疵夫忠簡始亦知檜之奸謂張浚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乃忠簡再相檜在樞密惟忠簡言是從由是信之薦檜可大用卒爲所賣嗚呼忠簡之待秦檜遠不如忠定之處汪黃然此特賢者之過耳忠定在宣和初因大水疏言當以外患爲憂坐謫官迨金人渝盟朝議避敵又上禦戎五策道君不能用之金兵日逼有東幸之議傳位號於太子刺臂血上疏定監國策俾爲留守治兵京師圍解迎還太上調和兩宮忠簡對策

郎斥章情誤國邦昌僭立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在言路極舉職四十六事施行三十有六北兵薄江上幸會稽陳戰守避三策所見與忠定相同高宗用之爲相遂佐中興兩公之向義排難如出一轍也忠定闢李鄴割地之說駁白時中都城不可失之言挽禁衛於擐甲之時而呼死守定安危於議和之舉而請自行何其壯哉劉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獨張俊以爲當進討忠簡是其言且喜聖斷親征成功可必世忠謂趙丞相眞敢爲者恐上意中變復上言甞兵十年用之一旦不可少有卻沮遂有大儀鎭之捷帝欲自將渡江又

止帝不行會北兵大集始服其先見敵兵知我有備漸謀北歸決其無能爲命諸將邀諸淮連破之金人遁歸忠簡之持重與忠定之剛決似異而實同也惜乎欽宗惑於和議而忠定主戰故旋起旋罷用之不盡其才以至二聖蒙塵國祚幾覆高宗知其學窮天人忠貫金石勉令投袂而起趣赴建康上方殷殷嚮用乃爲相才七十五日而十事之疏束之高閣東南之幸不顧中原雖其後屢有指陳切中時弊朝廷亦知爲今日急務付三省密院施行而奸佞弄權空言何補耶忠簡則高宗亦知爲眞宰相而褒以忠正德文賜尚書一帖曰

欲與卿共由斯道信任不可謂不專也策諸軍出討皆有功會與浚議不合求去未幾再相或有議其無他設施者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元氣必傷又以關和議忤檜外出往餞不爲禮憾之王倫使還益禍之諷謝祖信誣以受僞命諷王次翁誣以治郡廢弛誣以乾沒府錢而僭大方受賄之訴又至遠竄吉陽抏抑以至於死忠簡之以倔強敗檜爲之而實高宗昧於邪正而棄之也南渡中興人才濟濟使朝廷專其委任力圖恢復不屑屑於偏安一隅天下事正未可知也然而君子小人雜處其間即忠貞蓋世

之張德遠亦尙不能容忠定忠簡而加以排擠又遑論其他耶天爲之乎人爲之乎讀史至此輒爲廢書三歎也忠定之純信無異辭而忠簡之疵則在請幸臨安夫固不能爲賢者諱爾

宗澤論

嗟乎當二帝蒙塵高宗南渡之日用宗汝霖爲留守朝廷可謂得人已前此統義兵破賊於磁州爲副元帥赴援於相州又敗金人於衛州自大名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乘勝長驅敵人望風而靡使於此時檄諸道兵咸集京師聽其指揮一鼓

渡河追奔逐北則亦何至有靑城之辱哉不幸而和議將行孤軍獨進揮衆轉戰敗之於濮敗之於衛南而生兵更至死中求生賊爲退卻數十里不敢復出旋卽提師自滑趨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則上書康王累表勸進入陳興復大計與李伯紀同入對上欲留之而爲汪黃所沮出知襄陽劃地之說起慷慨上疏壯其言改知靑州用伯紀薦遂有開封尹之命年已六十有九至則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挫敵鋒復軍法置新軍降巨於是請上還京前後凡二十餘奏謂和議遷幸二說皆

非不可因兩河一臂不伸並棄京師腹心之地其言之痛切若此在汝霖成算在胸確有把握連珠堅壁營砦森嚴諸路之兵願歸節制此誠千載一時也乃惑於奸邪掉頭不顧東南遠幸苟且偷安夫亦安得謂之中興哉然而忠貞報國之人以章聖望君以萊公自許終其身無異志也厥後兀朮屢謀攻汴以兵卻之對客圍棊了然不驚直如安石黏罕據西京相持遣將失利斬之以徇滑濘之戰轉敗爲勝金人遂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多以勤王爲名朝議欲止之力言不可擒金將王策釋而禮之盡得敵人虛實決大舉之計復遣子

詣行在請還京久之不報更請信王統師而汪黃譖其心懷異圖召拜門下侍郎陽爲尊任而實奪之權遂至積憤以死遺表猶力贊上還京嗚呼尹開封才九年耳高宗能用汝霖爲留守而不使竟其用蓋由天性涼薄本無迎還二聖之意故樂於偏安一隅而坐失事機中原淪陷彼一人側身嘗膽其如羣小之竊柄弄權沮撓大計何然而功雖不成志則無忝若汝霖者殆可與武鄉侯比烈而惜乎高宗之不如先主也